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十八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四

鄘一之四

鄘不詳其始封後入於衛故鄘風皆衛事也鄘滅矣猶繫鄘存鄘也不予衛之得滅鄘也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矣九年猶書陳災與詩存邶鄘同義故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髦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至矢誓諒信也此節婦恐父母奪其志也舟在河中不復出岸以興婦在夫家不復之他也兩髦之人既為我匹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至死誓無他焉母猶天也猶不諒人之心乎以衛之淫風流行而獨能皎然不汙於此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舟在河側亦不行陸以興婦雖夫死亦不他適也特獨也夫為婦匹則婦之心中止夫一人而已故曰特也慝邪之隱於心者也許謙曰之死靡他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亦誓不發則心純而節永不渝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美節婦也婦從一而終故夫死不嫁然或

門户衰微無人可依家道貧窘不能自給當此之時能堅其志而靡他且純其心而靡慝此其幽獨自盟之衷實有人不知而天諒之者若掩没不彰則無以勸善矣聖人録柏舟於鄘風之首所以發潛德之幽光使苦節者得以自慰也抑士庶之家多有婦欲守志而父母奪而嫁之者夫其嫁之所以憐之也然與其失節而生何如守節而死况子本無他而親奪其志亦不善

愛其子矣聖人録柏舟使天下之為舅姑父母者曲諒貞婦之心而勿奪其志所以培植人倫扶持節義其意遠矣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蔓生多刺中冓閨闥也衛自宣公以來宫闈淫亂人所難言詩人疾之言牆上之茨蔓刺而不可埽也閨闥之言淫亂而不可道也擇其可道者

道之猶覺言之甚醜則其不可道者何如哉是不道之道深於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盡除之也詳悉數之也長者其事甚多詳之而不能盡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約之也讀者約其詞使可誦也詳者多言之

讀者少言之多言之而不能盡其狀少言之而不能

諱其惡故以為汙我齒頰也夫巳之所為而至使人

不忍言亦不可以為人矣上之所為而至使下不忍

言亦不可以為上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楊時曰中冓之

言至不可讀聖人何取焉而著之經也蓋自古

淫亂之君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返聖人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誡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偕老同生死也副后夫人之首飾笄簪也珈以玉爲之笄之飾也委委舒徐佗佗安重安重故如山

舒徐故如河也象服禮服宜稱也言夫人與君偕老故與君同尊而有副珈之飾焉必德容之盛如山如河而後稱其服今子之不淑失偕老之義矣其如此服何哉惜其不稱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明也翟祭服鬒黑也如雲美且多也髢假髻髮多則不用也瑱所以塞耳揥所以摘髮以美玉

象骨為之也揚且歎美之辭晳白也極言其承祭之時服飾容貌之盛也胡然而天言非世之所有也胡然而帝言非人所能為也以不淑之人而如此其故不可解矣故曰胡然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瑳潔白也展見賓之服絺之細者曰縐紲袢服名衣展衣而蒙以縐絺是所謂紲袢見賓之盛服也

清目明揚眉秀顔額豐也極言其見賔之時服飾容貌之盛也展誠媛賢也言果内有實德外又如是之美焉豈非女中之賢而邦家之光哉勉以能稱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詩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刺夫人之詩而經存之者為其立言有體也不言其惡而極言其美惜其不稱而勉以能稱庶幾化不淑而為賢媛也士之有才猶女有貌也有才而得位猶

有貌而居尊亦難得之遇也果自惜其才與遇而修德以稱之非國之良哉而以一念營私遂失其才并其名與位而亦失焉可惜也小人不自惜而君子惜之聖人存其惜之之辭所以使後之小人知自惜也所以使後之君子知惜小人也君子憐小人而惜之小人亦知自惜而勉以求稱其才與位撥亂反治之樞機莫大於是矣豈徒曰刺夫人之不淑已哉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蒙菜也沬衛邑所謂妹邦也姜齊國之女貴族也桑中上宮遊觀之所期約要迎也衛風淫亂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詩人疾之而賦是詩也託采唐而思孟姜男好淫也期之要之送之女誨淫也期我要我送我公然言之不恥淫也詩人如其言而述之當局者不恥而旁觀者恥之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朱子曰弋春秋或作姒葢杞女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秋菜也庸與鄘通鄘為衛所滅其後在衛亦貴族也鄧元錫曰采唐采麥采葑不一其時沬

鄉沬北沬東不一其地孟姜孟弋孟庸不一其人而期而要而送如出一軌焉蓋恥心亡而淇沬之閒風凟四流而不可止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桑中刺奔也事之可恥莫甚於淫奔乃公然為之而公然言之不惟不恥而且以相誇衛風至此人類無以異於禽獸矣不再造不可以國天之亡之蕩其穢也豈得已哉禍有自起

福有自生讀新臺知桑中所從來也其上為之其下效之也讀定中知上為下效未有不亡且以知亡而後存必盡反其所為焉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可不鑒哉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鶉鶴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也朱子曰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偶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

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衛人刺其上也范處義曰衛詩至此

而人道盡天理滅矣楊時曰詩載此篇見衛為

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室星也營室昏中興築之時也楚邑名宮廟揆度也揆日測日景也榛栗之實可食桐可為琴椅桐類梓可為器漆可飾物皆良木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楚邱以興衛定之方中順時令也揆之以日正方位也先作楚宮重宗廟也繼作楚室立朝堂也建國之初百物宜備故田疇之外佐以種樹阜財用也榛栗以備籩豆椅桐以伐琴瑟興禮樂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虚土阜也堂邑名景大山京高陵允信臧善也此叙其將營宮室之先也升虚望楚審形勢也望楚與堂建都邑也景山與京慎封守也將設險以守國也降觀于桑辨植產也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卜云其吉謀及卜筮慎之至也終焉允臧要其成也能慎始者必能善終盡人事者必獲天佑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賦也靈神也零降也倌人主駕之官星見星之時說舍止也匪直猶言不但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牝字駒者也此言其既營宮室之後也靈雨既零者政事修和天休薦至應時而降有如神賜也命彼倌人申戒令也星言夙駕勤巡行也說于桑田者課農夫之事覲紅女之工重衣食之原也如是則

人富庶矣不但人也因其秉心之塞淵焉亦至三千之多焉邱牛甸馬足供武備則富而且强矣鄒泉曰懐國家根本之圖而不事乎虚文所以為塞實建國家久遠之策而不狃於近利所以為淵深也左傳曰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其季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狄人入衛文公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而遷之定中再造衛也觀其立國之初日不暇給然規模鴻遠矣因天之時辨方正位察地之利體國經野立其基也基立而政行焉養之以農桑衛之以戎馬敎之以禮樂而歸本於心之塞淵天德王道燦然可覩矣夫猶是衛也昔何為而淪胥今何為而昌熾邦之興廢曰由一人人之聖狂曰由

一心觀衛之所以滅與其所以再興亦治亂得失之林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而賦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天地間不正之氣也莫之敢指惡之也以比淫奔之人人皆賤之也又況女子有行必遠其父母兄弟以禮而行猶可歸寧以奔而行不可復返何為盡棄所親乎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而賦也虹映日而成暮日沉西故蝃蝀在東朝日升東故蝃蝀隮西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即止以比淫奔之人其夫婦之情亦不能久蓋不特人賤之其夫亦賤之也又況女子有行盡遠其兄弟父母人即不念兄弟未有不思父母何為不顧所生乎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兼男女而言昏姻男女之欲也言淫

奔之人但知懷男女之情欲而不知夫婦者人之正道亦天之定理今背人道逆天理而淫奔則是大無信而無處不欺人也不知命而無時不違天也天人之所不佑行將何之矣指蝃蝀觸其羞惡之良也遠父母發其惻隱之心也大無信啓其畏人之念也不知命動其畏天之思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蝃蝀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蝃蝀止奔也一章二章先止女也婉諷之也巽與之言也三章兼止男也直責之也法語之言也蓋深知淫奔之可恥故不惜諄復以止之也夫猶是衛之人也桑中之詩何為並不知恥有先之者也新臺是也蝃蝀之詩何為深以為恥亦有先之者也定中是也上好淫則下勸奔上惡奔則下止淫上縱欲則下從懐上好

義則下順命民皆勸奔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民
皆順命雖欲不興不可得也國之興亡在於風
俗之美惡俗之美惡在於人心之貞淫國風於
好德好色之際三致意焉豈無故哉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相視也儀威儀也儀者身之文猶皮也鼠尚有
皮人反無儀曾鼠之不若也人不如鼠生不如死且
即不死將何所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止容止也止者事之節猶齒也人之生也欲有所為不能即為故生以俟之人而無止俟亦無益又何必俟哉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體支體也禮無不在猶體之無不具也人而無禮儀與止皆無矣無所為而無所俟則速死可也鄭康成曰生而敗俗傷化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詩之為教温柔敦厚至相鼠而激烈有以也彼親見衛之先人淫亂無禮設使早死猶可以不亡惟不幸而不死是以稔惡而不可救是不死而多為無禮誠不如遄死之為愈也然則人之自命為人而生於世者宜何如自勵乎故三復相鼠不敢偷生辭之激也有取於其激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旄牛尾也以旄注於干首而建之車後大夫之旗也素絲束帛也程子曰束帛乘馬以行禮於賢者是也物相比曰紕兩束也姝殊也畀與也此賢人在浚而衛大夫就見之也在郊入浚境也兩帛四馬備其禮也意誠而禮備彼姝者子宜何如以畀之乎蓋國人喜有此舉而欲賢者示以善道

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賦也鳥隼曰旟組以合縱左右兩緌中壓一緌曰組素絲組之三束也在都則與賢者近矣故素絲加而為三良馬加而為五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之飾也祝屬也兩兩相屬蓋四束也在城則與賢者更近矣故素絲加而為四良馬加而為六也遞近則禮遞加好賢之至也朱善曰大夫者朝夕與君圖議國政者也賢者以所學而告之大夫大夫以所聞而告之君君以所告而施之政事則舉國咸賴之矣故國人喜而望之也

干旌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夫苟好善則天下之人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況其邇者乎故就見賢人圖治之先務也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文公再造易轍改絃於是淫奔止於蝃蝀無禮刺於相鼠好善美於干旄舊染汙俗煥然一新矣三代而後學術不明謂天德無與於政事謂王道迂闊而不為試觀定中之詩其德則秉心塞淵非有詭異之謀也其道則農桑禮樂非有操切之令也乃蝃蝀相鼠民皆

有恥至于旄而格於善矣有恥則於變格善則時雍堯舜之治不可復行於後世乎德明而民新不虛也有志者設誠而致行之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語辭弔生曰唁悠悠遠也山行曰跋水行曰涉朱子曰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来者夫

人知其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許臧善遠違濟救閟晴也言大夫既不我許我自不能歸而救衛矣但視爾之意以我之歸為不善則誤矣我實有應反之道不遠於理也我實有能濟之策不閟於事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稺且狂

賦也蝱貝母也主療鬱症善懐多憂也行道也既不適衛故登高采藥以解憂因言女子多憂亦各有道非徒為無益之悲而許人乃以為過則是少不更事而且狂妄自以為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比而賦也麥經霜而猶茂以喻國滅猶可興也因藉

極至也此章乃道其不遠不閟之實也言我行其野見麥經霜雪尚能再茂豈國經禍亂不可復興故欲歸而唁之使控告於大國誰為因藉誰肯来至多方求之必有濟也言及於此則大夫君子當不以我為尤爾之所思不過守禮我之所之乃欲行權以救衛也然卒從其大夫而不歸所以為賢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詩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春秋閔公二年狄

入衛宋桓公立戴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宋桓既立戴公矣又言控於大邦者欲求齊也文公為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又齊子者戴公之姊也齊子歸齊文公在齊齊桓新伯諸侯服從非齊不足以存衛也誰因誰極夫人籌之熟矣亦各有行豈虛語哉而卒從其大夫而不歸未嘗果以許人為狂也智足圖存而貞能守禮故聖人有取焉

鄘風十篇二十九章一百七十六句

衛風一之五

衛武王弟康叔之國紂之故都也左傳曰分康叔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

瞻彼淇奥緑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淇水名奥隈也猗猗少而美也匪斐通文也治

骨角者以刀切之復以鋌磋之治玉石者以椎琢之復以礪磨之瑟嚴密僩武毅赫盛大咺光明諼忘也此衛人美武公之德也言竹之少也猗猗而美公之少也其文亦美有進德之功焉是非判之使分如切也義理研之使精如磋也所以知德也物欲克治務盡如琢也身心砥礪日新如磨也所以修德也其守禮也嚴密其勝私也武毅其威盛大而可畏其儀光明而可象所以敬德也如此則善言善行先得乎人

心之同然故人皆則而效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奥緑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壯而盛也充耳瑱也琇瑩美石會縫也弁皮弁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圓明如星諸侯之服也言竹之壯也青青而盛公之壯也其文亦盛有敬德之容焉其充耳以琇瑩其會弁如明星蓋既為諸侯而盛服以臨民也夫既為諸侯則其事業固不同於少

時然其敬則一也其守理去私不改其瑟僩也其可畏可象益著其赫咺也如此則善政善教深得乎民心故人皆追而思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寛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簀棧也如簀老而密也金錫言其精純圭璧言其温潤寛舒展綽從容也猗倚也式上横木曰較與式重疊故曰重較憑式則容俯倚較則不俯不仰得

其中也虐害也言竹之老也如簀而容公之老也其文亦容有成德之諸焉學修之久而鍛鍊極於精純如金如錫也莊涖之久而涵養至於温潤如圭如璧也瑟僩之久恭而能安故舒展而從容然如倚重較不卑不亢則不檢束而自然中度也赫咺之久降而和易故有時而戲謔然雖有戲言終不害理則不矜持而自不踰閑也蓋敬之熟而忘其敬忘其敬而自無不敬此則學修之極致盛德之形容非可作而致

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詩序曰淇奥美武公之德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作懿戒之詩以自勵則其終身恪恭以成其德可知也夫明德新民止善大學之道也致知力行主敬先儒之學也淇奥之詩皆有之焉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致知之事也如琢如磨者自
修也力行之事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敬存於
中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敬著於外也致知力
行所以明明德也而必歸於瑟僩赫咺是明德
主於敬也充耳會弁莊以涖之所以新民也而
不改其瑟僩赫咺是新民主於敬也金錫圭壁
幾於至善矣而從容而中度樂易而有節則是
瑟僩赫咺之熟而化也仍不外於主敬而已故

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定中揭王道之大端淇奥詳聖學之條貫心思而身體之修己治人裕如也詩教豈不大哉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架木為屋曰槃兩山夾水曰澗碩大寛廣言念永長矢誓諼忘也成屋於山水之間亦甚狹隘矣而碩人居之則以為寛焉蓋見其大而心泰故無境不寛也然或學不貞遇而情隨事遷則所謂寛

者有時忘之矣碩人雖獨寐獨寤而常念此寬永誓不忘則執德弘而信道篤所得有深焉者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曲陵曰阿薖猶寬也歌樂之也過踰也考槃在阿非可久安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為寬焉伏處藏修如得巢穴也然或入恍道德而出慕紛華則所謂寬者又有過焉者矣碩人雖獨寐獨寤而嘯歌自適極天下美麗之境永誓不以踰此所謂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其所守有定焉者矣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高平曰陸澗阿陸總一處也山中有澗澗旁有阿阿上有陸也軸車軸也輪轉而軸不動且所以轉輪也宿歸結也考槃在陸亦甚寂寞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為軸焉抱道觀時任世宙之推移而握其樞而不動且運其機於不窮所謂得其環中者也故獨寐獨寤而精神歸結於此永誓不以告人非不告也得

於心者難於言即言之而人亦不解也盖其所操有大焉者矣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美隐士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既已舍之不患不藏而患其無可藏非為藏計也其所藏者即其所行者也碩人之弗諼其寛有可藏也弗過其邁久藏之也至於弗告其軸則非一於藏矣用舍無

與於己行藏獨運於心此孔顔之所以相視莫逆而非石隱者所能知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謂莊姜也頎長貌褧禪衣也錦衣加褧為其文之著也東宫太子也言東宫之妹者明與同母皆嫡出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

歷言之此極稱其族類之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芽曰荑白而嫩也脂寒而凝白而潤也蝤蠐木蟲白而長也瓠犀瓠子白而齊也螓額廣而方蛾眉細而曲倩口輔好也盼黑白分也此極稱其容貌之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從容也説舍也四牡駕車之馬驕壯貌馬銜外鐵曰鑣人君則以朱絲纏之故曰朱幩左右兩鑣故曰鑣鑣翟羽飾車曰翟前後設蔽曰茀此極言成婚禮儀之盛也夙早也衛人喜莊姜之賢故謂大夫之朝於君者皆宜早退使君無勞於政事得與夫人燕喜此以見舉國之人懽忻愛戴而公不見答實出人情之外矣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賦也黄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活活充滿流動之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鱣黄魚鮪黒魚葭蘆菼葦發發揭揭多而美也庶姜媵妾孽孽盛貌庶士媵臣有朅勇貌言齊與衛近一水可通其地富庶物産繁昌締姻大國宜相懽好又況庶姜庶士美盛如此則其娣媵之人想亦勝於嬖妾而卒不

見答則不可解矣

碩人四章章七句

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其極言莊姜之美無所不備者求其不答之故而不得也怪莊公也聖人録之怪天下之似莊公者也夫才之賢否貎之妍媸有目所共見也人之好惡亦不甚相遠也乃有時而至

於相反者何也氣稟偏於所賦物欲蔽於所私任其所偏而之焉故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溺於所蔽而甚焉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知莊公者氣質之偏本與莊姜不合又蔽於嬖妾之情欲故好其所好而不知與人之公好相反至於此也大學誠意之功所以必先致知蓋欲審其所好所惡使不至蔽於所偏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来貿絲来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蚩蚩無知之貌布幣貿買也頓丘地名愆遲將請也此婦人被棄而自傷也朱子曰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垝壞垣牆也復關男子所居指所居以名其人也爾卜爾筮言爲爾而卜筮也體卦兆賄財也此追念當日之情事也動之以涕泣款之以笑言假之以卜筮餌之以貨財當日爲之以爲得計由今思之皆可恥也迷時爲之而不知悟時恥之而無及是以君子隨事省察當境覺悟不可貽後日之恥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之貌以比已之容色光麗也鳩食桑葚則醉而失性以興女與士耽則淫而失身也女子一失其身實無詞可以自解矣朱子曰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深悔之辭不可便謂士之耽惑果無所妨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而賦也隕落徂往漸漬帷裳車飾也爽差極定也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也三歲食貧值其夫之家道中窘也淇水漸車見棄而復回也夫色衰而家貧非婦人之罪也而以此見棄則是女心不爽而士心罔極是以得新忘故而二三其德耳然士固罔極而女豈真不爽哉莫爽於棄禮蔑義而惟情欲之耽則當其與耽之時已不能禁士之貳行矣至見棄

而後知之不已晚哉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三歲為婦指其食貧之時也言我三歲之中不以家務為勞早起遲眠無日不然者欲使爾不貧也所謀既遂而反見棄捐歸而訴之兄弟又咥然其笑焉天壤之大無地可以自容然亦何所歸咎哉但自悼而已自悼云者傷其貪一時之耽而貽終身之戚

也情欲之感可不懼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泮涯也總角女子未笄之飾晏晏和也旦旦明也言相與為婚本期偕老不意見棄老使我怨也淇尚有岸隰尚有泮既立其限不可踰也總角之時已相和好婚姻之約信誓甚明原不思其老而反也反是不思自悼之甚也前惟致怨於終之見

棄至是乃痛悔其始之不思蓋既與士耽宜其見棄是彼之反為固然而已之不思為可怪也此則以理自責并其夫亦不怨可謂悔悟深切而卒末如之何也亦已而已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矣

氓六章章十句

氓棄婦自悲也谷風與氓二詩皆怨谷風怨而責之其詞直其始以正也氓怨而悔之其詞悲始不以正也始不以正後雖悔之亦無及矣是

故過有悔而可改君子圖其終有悔而不可改

君子慎其始始何以慎思其終而已矣易曰君

子以永終知敝敝在終而所以敝在始當其始

敝不見也永思其終則知之矣知其敝者知其

反之謂也有反之自己者有反之自人者已反

之者其言不可踐也人反之者其事不可久也

君子之謀始也必要乎己之所可踐故無言不

謹也必操乎人之所不得反故無言不慎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細而長也朱子曰衛女嫁於諸侯欲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致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泉源百泉也在衛西北淇水在衛西南吕大臨曰水以山為主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也言思釣于淇者非思淇也泉源淇水在衛左右女子

有行乃遠其父母兄弟而不得常在左右故思之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瑳白色笑而見齒故瑳也儺玉聲言淇泉左右諸姑姊妹常遊焉其巧笑之瑳然至今猶如見也其佩玉之儺然至今猶如聞也而遠莫致之故思之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滺滺長流之貌檜松皆木名楫所以行舟也言淇水之中舟楫具焉安得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乎不

能寫憂則終身思之而已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衛女之思歸者三泉水謀歸也載馳衛有事也竹竿則衛無事而亦不謀歸徒思之而已聖人録之者有取於其思也夫女子之行父母兄弟在焉其歸寧禮也其思歸情也不當歸而歸則越禮固非也不得歸而并不思歸則忘情亦非也人倫之際身所能

至者盡其力所不能至者盡其心衛女守禮不歸而不已於思以為天性之親寤寐不忘必如此而心乃盡也且非徒盡心而已果能不已於思則必謹守婦道無貽親憂嵗時問遺以慰親志心之所至力亦必至焉子之所以為孝臣之所以為忠亦若是已矣故聖人有取於其思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名蔓生支枝同觿錐也所以解結能理繁治劇者佩之佩觿比當繁劇之任也知主也言雖當大任而其才能不足為我主事也容飾也遂肆也悸驚動也言無他才能但見其修飾容好敢為放肆氣體輕佻垂帶數摇而驟動有如驚悸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韘決也所以引弓能射疏命中者佩之佩韘比

掌軍旅之事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弱也年少而當重任如芄蘭之支葉弱而不能自舉也夫人之賢否原不拘於老少然閱歷之淺深則視其年不可強也果其才能出衆自不可拘限年之格若彼此不相上下與其用新進不如用老成蓋老成則資深而望重不生人之輕侮且久閱世故則知畏慎熟諳人情

必能謙抑若新進則反是此亦人心世道之所
關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興也杭渡也跂企也宋襄公之母出襄公即位夫人
思之言誰謂河廣乎但一束葦即可渡之矣誰謂宋
遠乎但一跂足即可望之矣然而終於不往者限於
義故也朱子曰嗣君承父之重母出則與廟絶義不
可以私往也

賦也諼草萱也服之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而樹之北堂乎然此憂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顧言思之以至於心痗不止首疾而已葢婦人逆知夫之武勇必死王事故欲以身殉之也夫以身殉國婦以身殉夫而皆甘心為之者為王故也可謂義烈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美思婦也能知勤王之大義思而不怨也

君子是以知文武之澤之入人深也東遷以後王室微矣而諸侯欲有所為猶假王命以行之以為非此不足動其民也故諸侯之尊王多假而百姓之尊王則真觀伯兮之詩一言為王前驅則義不旋踵雖婦人女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心所謂四國有王於此見之矣苟有人焉奉天子之威靈因民心之愛戴行仁政以撫之約束諸侯而行其令猶運之掌爾是以孔子欲為東

周不置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絶水曰梁狐乃淫獸今獨行失其匹也以比人之無妻也狐性畏水今在梁失其居也以比人之無家也在梁宜裳而狐無裳以比綏綏獨行之人不止無妻無家幷其一身之所需亦無以自給也民窮如此何以為國故詩人見而深憂之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束衣也在厲宜帶無帶以束衣則不可涉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在側則濟乎水矣無服周一身而言不但無裳與帶而已甚言其窮蹙之狀一無所有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憫孤貧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

製衣則寒非有匹敵則不能以久安其處故好貨好色必與民同以為生人之大欲在此也夫所謂與民同者亦非必遇人而推解之比戶而婚配之也經其農桑使得耕織定其禮儀以便嫁娶鰥寡孤獨皆有養也不幸而逢水旱則荒政十二以聚其民而并及於多昏使男女之無夫家者皆得相資以為生而并可以牽制其轉徙蓋所以為民計者至悉也衛之君臣專欲而

不與民同故少多怨曠而老多鰥寡始於淫亂而終於流亡觀有狐之詩其孤苦貧窘與有萇楚同悲視桑中溱洧之景象又别矣蓋彼之淫亂尚生於飽煖此之流亡則廹於饑寒也世變遞降而生民之艱難日甚維持世道者宜何如軫念之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木瓜楙木之實形如小瓜瓊玉名琚佩名朱子

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匪報

姑欲長以為好耳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足矣則報

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以報之

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方應龍曰此以風

世之薄道往來而較量於錙銖者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瑶美玉也木桃更小於瓜矣瓊瑶更美於琚矣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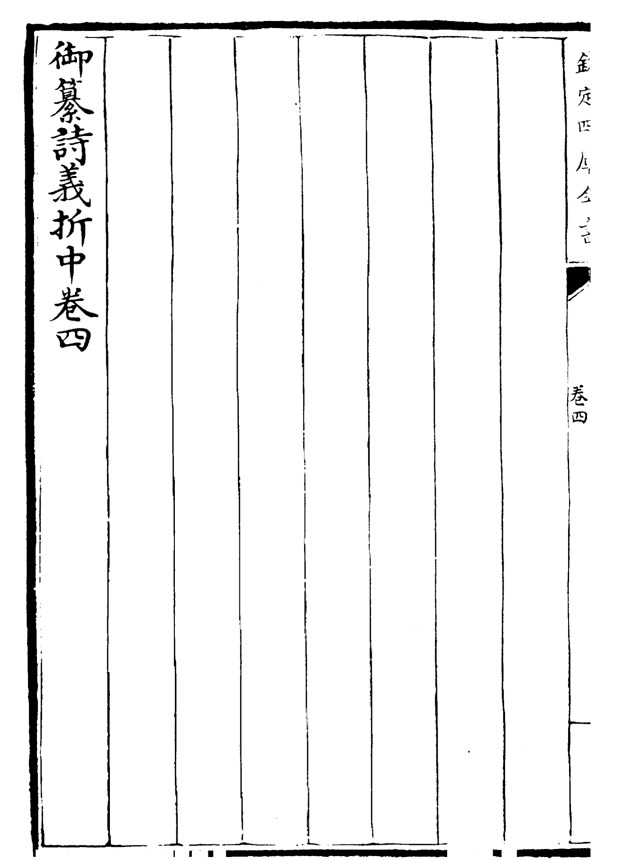
比也玖青玉木李更小於桃矣瓊玖更美於瑤矣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報施也記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矣施者不可望報受其施者不可忘報報之而不如所施薄也適如所施猶之薄也過於所施可謂厚矣然或自伐其厚而欲施者之德已自謂過厚而謂先施者可以相忘猶之未厚也必如此詩之投漸輕而報愈重猶以為匪報則相好

乃無已矣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以為革薄從忠亦朋友信之之一端也推而上之諸侯之講信修睦天子之厚往薄来亦若是而已矣

衛風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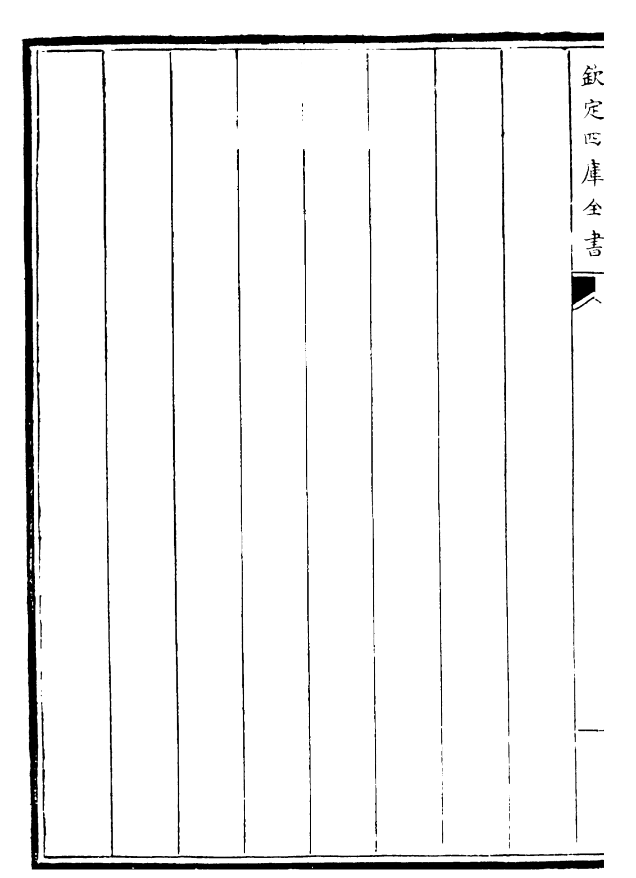

御纂詩義折中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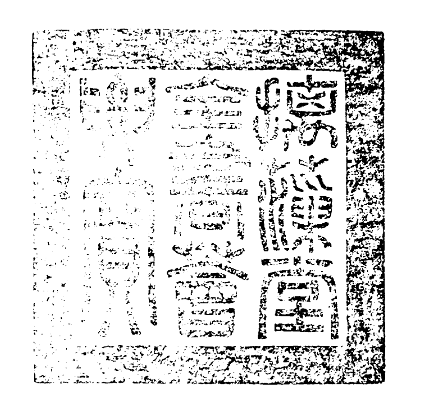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十六頁前三行美目盻兮刋本盻訛盼

前六行注同今並改

第二十八頁後一行至于頓丘刋本于訛於今改

第三十頁後三行至于暴矣刋本于訛於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盧　應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纂詩義折中卷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御纂詩義折中卷五

王風一之六

王風周東都之風也周公營洛邑為朝會諸侯之所平王東遷遂都焉其詩皆民間勞人思婦之作不可為雅止及境内不能被於天下不可名周故繫之王尊之也猶春秋之書王人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觀樂邶鄘衛後為之歌王然則

王風之名以及風詩之次第其來久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似蘆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似黍而小靡靡猶遲遲搖搖心動也周室東遷以鎬京與秦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見沃野千里皆為秦有故言彼黍彼稷外之也心憂故國行靡靡而心搖搖此惟留心世道之人乃能知之若泛泛者則不知矣無可告

語故呼天而訴之也朱子曰既嘆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稷穗下垂有如人之心醉朱道行曰如醉者搖搖之感深而沉冥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稷實堅結有如人之心噎朱道行曰如噎者揺揺之慼鬱而凝滞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夫宗周者是文武所經營也是成康以來所世守也宫廟陵寢皆在焉土田上上山川險塞是天下之奥區也犬戎作難釁起一時秦襄力戰彼亦自復其仇耳為平王者留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周室使襄公逐西

戎而居之則周可復興與宣王爭烈矣乃懼其侵暴而即安於東舉西京而畀之秦異日者秦之代周實始於此大夫行役興懷於彼黍彼稷者傷周之物產而為秦之粢盛也周之民人而供秦之賦役也呼蒼天而問何人蓋嘆平王君臣以國與人不知誰實倡為此謀也不然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舉世皆知而又問何人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君子婦人稱其夫也鑿墻而棲曰塒此農民行役而其妻思之也言君子于役不知返還之期則何日而可至哉雞棲于塒雞至也羊牛下來羊牛至也畜產皆至而君子不來如之何而能不思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賦也佸會也桀杙也塒藏而桀露故先至者棲塒後

至者棲桀也括至也苟無飢渴不敢望其來至而但望其生全也朱子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古之行役未有無定期者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今至於不知其期

則是政令無節而不體民之心也公劉之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未有用其身命而不豐其衣食者今至於求免飢渴則是糗糧有缺而不恤民之身也民者國之本也平王東遷國家再造而虐用其民如此失本計矣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自得之貌簧笙也由從也房奏樂之所孔頴達曰房中之樂作於小寢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

南言君子為伶官而志氣陽陽常若自得左手執簧右手招我使由房以為此中甚樂也我為所招者自謂也盖其友感君子之相招而賦此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喜悦之狀翿舞羽也敖舞位也由房敖以樂聲由敖教以舞容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隱於伶官相招

為禄仕全身遠害而已簡兮之伶官以執籥見嘲尚思用世也故以賤為悲也由房之伶官以執簧相招止求全生也故以賤為樂也此可以觀世變焉然值危亂之時而陽陽陶陶近於玩世而不恭矣再言其樂只且贊之乎抑諷之也謂其性情不厚而果於忘世也諒其心而又欲
進其德可謂益友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以手激水曰揚戍屯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申侯弑幽王平王不討而反命諸侯戍之事不順則令不行故獨周人戍焉而諸侯不與也歐陽修曰激揚之水不能流束薪猶平王政衰不能令諸侯也彼其之子周民謂他國之當戍者也蘇軾曰不與戍申怨諸侯不至也曷月旋歸久戍而不得代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荆條也朿楚輕於朿薪矣而亦不流水弱之甚也甫吕也亦姜姓蓋當時以申故而並戍之

揚之水不流朿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草也朿蒲更輕於朿楚矣許亦姜姓之國周語曰申吕雖衰齊許猶在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此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弑父為可怨至使復仇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

故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益母草也暵燥也乾高地也仳別也慨嘆聲言天時亢旱物産凋殘故中谷有蓷在乾地者先暵矣凶年飢饉室家不保故有女仳離初見棄而慨嘆矣其慨而嘆也以為是遇人之艱難也諒之而不怨

也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修平地也條長也歗與嘯同淑善也旱之久在平地者亦暵矣棄之久則嘅嘆者條歗矣其條而歗也以為是遇人之不善也怨之而不怒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濕窪地也啜泣貌旱之極在濕地者亦暵矣窮之極則條歗者啜泣矣其啜而泣也以為事已至此末如之何雖嗟亦無及矣盖不怨人而自悲且自勸其勿過悲也性情之温厚如此而猶不免於見棄此則國家之大勢有所以致之而非一人之故矣詩人是以叙其事而深悲之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范處義曰世治則室

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残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衰民散而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比也兎性陰狡爰爰自得之貌雉性耿介離麗羅網
罹罪吪動也朱子曰兎爰爰而雉離羅以比小人致
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是也無
為不生事也小人得志則必生事生事則必立法立
法而人不從則犯從之而不習則又犯故有一為必
有一羅所為日多故逄此百羅也當此之時君子雖
憂之而不敢動動則入於罹矣惟望寐而無吪庶可
免於禍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比也罦翻車也無造不造言也小人生事則必造言所造之言非簧鼓以惑君志即萋菲以陷正人故有一造即為一憂所造日多故逢此百憂也寐可不吪覺則必吪故願無覺則永不吪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罿車羅也庸功聰聞也小人造言生事則必邀功以聚財而得功必有病於民以用兵而得功必有害於國故有一庸即為一凶邀功者衆故逢此百凶也寐而有聞則易覺故願無聰人呼之而亦不聞則永無覺矣此無聊之極思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兎爰閔周也天下之禍莫大乎君子退而小人進故曰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為

之造之庸之小人為國也百罹百憂百凶災害並至也斯時之君子前者離於羅後者寐無聰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此不治之症惟明君可以醫之夫君之明者亦非有奇術也但熟察其爰爰之狀則可以知其為兎矣但細核其為造之庸則可以知其為凶矣知之既真出雉於羅而置兎於罦反覆手之間耳故君德以明為大一明而邪正分則君子進而小人退天

下永無事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緜緜聯屬之貌岸上曰滸人之生也父母猶本也兄弟猶枝也葛藟以枝蔓聯屬庇其本根故雖在河滸而終不漂流物猶如此人乃不然遠其一本之兄弟而謂他人為父夫他人非天屬也雖謂之父豈我顧乎是疏者終不可以為親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興也水涯曰滸更險於滸矣朱子曰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心識之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興也岸為水齧曰漘更險於涘矣而葛藟終在者以根枝盤結故也昆兄也遠其兄弟而謂他人為昆故

雖謂之而不聞盖異姓非一本也我薄於一本之兄弟而欲異姓之兄弟厚我此必無之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刺不睦也天性之親父母而下則惟兄弟其相親也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他人不如兄弟也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言兄弟勝於他人也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

言雖不令之兄弟猶勝於他人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言雖至好之他人終不如兄弟也今乃遠其兄弟而以他人為兄弟甚而他人之父亦父之他人之母亦母之人皆一本已獨二本是已不可為人又況終不見收乎窮而無所復入乃始悔之則已晚矣天下之遠兄弟而親他人者讀葛藟之詩其亦可以自反也夫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比也葛蔓而善附似小人之黨援也彼采葛者喻讒人引用羣小結為朋黨以陷正人為正人者一日不見於君則乗間而讒之者衆矣故憂懼交集雖一日之暫有如三月之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比也蕭蒿也氣味苦寒喻小人之陰險也陰險之人其為讒也隠而酷故憂懼之甚一日不見不止如三月直如三秋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比也艾似香而非香喻小人之柔奸也柔奸之人其為讒也深而巧故憂懼之極一日不見不止如三秋直如三歲矣張彩曰楚辭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意蓋本此

采葛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采葛懼讒也夫小人與君子不兩立者也其欲去君子之心無日忘之也其投間伺隙

而欲中傷之亦無日忘之也無間可乘斯俟之耳俟之而得間未有不亟乘者也昔上官桀之譖霍光也伺光出沐日奏之恭顯之譖蕭望之也亦伺其出沐日奏之然則一日不見而譖殄作信有徵矣詩人之懼之也有以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之車也檻檻行聲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也毳衣五采其青采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

辭也子謂大夫也朱子曰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啍啍遲重之貌璊赤玉也毳衣之赤采如璊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畏子不奔故生不得以同室然心未嘗忘奔也庶幾死得同穴而已有如皦日誓

詞也朱公遷曰此所謂民免而無恥者

大車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明其政刑使民畏之此亦能吏宜美而反刺之者為無其本也盖周之衰久矣于役有飢渴之患執簧興招隱之思中谷不保其夫婦葛藟遠棄其宗族民不堪命所宜撫綏苟有志於中興自當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訓農課桑敬教勸學使民樂其生而親其

上庶可以有為也今乃高車華服峻法示威不
求民愛而但欲民畏此如元氣微弱之人尚投
以猛烈之劑一時亦妝汗下之功而其人遂成
不治之症觀周之終衰而不振則政刑之效可
覩矣為治者可不審所尚哉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麻穀名皮可績為布子嗟賢人之字也施施從
容自得之貌賢人隱於丘中藝麻麥果實以自給其

友之在位者勸其出而仕也子嗟藝麻有若麻留子嗟馬夫麻留子嗟不過安貧自守不若來共天位可以從容展布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賢人之字也子國種麥有若麥留子國馬夫麥留子國不過自食其力不若來食天禄可以無煩力作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而比也之子通指前二人也佩玖喻所行之道也言二人留於李下招之而不來夫君子不榮其身不可不行其道雖不貪位謀食亦當貽我以學之所得不可自高其節而懷寶迷邦也蓋所以勸之仕者其義益大矣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致治之本在於得人不誠心以求賢而徒區區於政刑君子以為末

也朘民之膏以富國國富而民生貧竭民之力
以强兵兵强而民氣弱刑民之肌膚以立政政
立而民命殘未有民受其損而國受其益者也
惟用賢人以教養之經其俯仰之資申以孝悌
之義行之以誠心要之以久道於是乎不增賦
而國富不尚力而兵强不為苛細嚴猛之令而
政立故民者邦之本也賢者民之天也叙丘麻
於王風之末者聖人之所以為東周也

王風十篇二十八章一百六十二句

鄭風一之七

鄭邑名在西都畿内宣王以封其弟友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定平王於東都又得虢鄶之地乃徙居之而施舊號於新邑即今之鄭州是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宜稱也粲米也緇衣賢人之服也衣與身宜新作者也新衣至敝時已久矣敝又改為無厭心也適子之館就見之也還而授粲廩人繼粟也其禮之也隆其養之也備此王公之尊賢者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鮮明也人志行高潔則覺其衣鮮明也所改為者又敝矣而又改造焉適館授粲重言之者見其

久而不倦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寬大也人德性安舒則覺其衣寬大也所改造者又敝矣而又改作焉適館授粲又言之者見其始終如一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緇衣好賢也傳曰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是也

天下之養賢者有矣而患其不能久也夫賢者之與人處非徒資其衣食而已將必有責難之事將必有匡正之言為其事而不便聞其言而不入則厭之矣故始厚者每至於終薄此不承權輿所以致慨也今武公之養賢衣欲其常新粟欲其常繼館欲其常適此必有遵其教而不以為苦味其言而彌覺其旨者是以久而不厭如此也儀之一也由於其心之結也故曰於緇

衣見好賢之至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比也將請也仲子祭仲也里所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柳屬祭仲勸莊公使除叔段而公不從其不從也非愛段也有所畏也詩人知其情焉故為女拒男之辭以比之無踰我里比無預我家事也無折樹杞比無害我兄弟也父母謂武姜也言非愛段而不懷祭

仲乃畏姜氏而不敢輕動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比也牆垣也古者牆下多樹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是也諸兄謂諸大夫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比也園圃也古者園内多樹檀欒彼之園爰有樹檀

是也人謂國人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莊公即位武姜為段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則是莊公非愛叔段而不除亦非不懷祭仲之陰謀但以内畏姜氏之廹外畏諸大夫之異同且畏國人之謗

議是以隱忍而姑待之其中心之委折詩人如繪之矣天性薄而世故深君子惡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之弟共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仁愛人也朱子曰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田獵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孔穎達曰言其仁者國人悅之之詞非實仁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冬獵曰狩飲酒燕會也鄒泉曰飲酒而好指其獻酬歡洽而言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鄒泉曰服馬而武指其控御馳騁而言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武姜愛叔段欲立之

叔處危疑之地宜何如操心慮患而乃施與以市恩燕樂以明惠馳騁以示勇宜其不能終也抑莊公亦有過焉朱善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莊公於叔段果能寵之以高位與之以大邑又使吏治其私邑無令施恩而得衆且使城郭不得以擅完車乘不得以擅修卒徒不得以擅動則雖欲為亂其誰與之今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為而不問

終則操之已甚而不恕則是其予之者乃所以奪之其寵之者乃所以殘之也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傳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得此詩之意矣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一車四馬曰乘衡外兩馬曰驂藪草澤火焚烈熾也襢裼去裼衣而袒其臂也空手搏獸曰暴狃習

也叔段從莊公于田肉袒搏虎而獻于公葢自誇其勇也國人愛而惜之故戒之曰請叔無習為此恐其或傷汝也張彩曰暴虎危矣以此而驕其兄則更危也

叔于田乗乗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乗黄四馬皆黄也夾轅兩馬曰服上襄髙騰之貌忌抑皆語詞磬折控止制馬使不行也縱放送催

騁馬使速行也極言叔之材武恐其以誇材武而致傷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賦也鴇驄馬也阜火燼也慢遲罕稀掤箭筒釋解也鬯弓袋也收馬止射解矢弢弓也極言叔之整暇恐其以示整暇而致傷也材武之忌小整暇之忌大凡叔之所狃者皆足以致傷叔不知而國人知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詩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夫以叔之勇力超絶射御精良氣度閑雅此實出衆之材觀其暴虎而獻于公亦有媚君之意非生而欲叛者也莊公忌之而不制之縱之使至於叛則不仁甚矣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

賦也清人清邑之人也彭地名駟介四馬被甲也旁

旁馳驅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朱羽矛飾也二矛並建其英疊見故曰重英翺翔遊行也左傳曰鄭人惡髙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髙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重英初次河上也翺翔次而無事也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賦也消亦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勾曰喬所以懸英也英敝而盡所存者喬而已重喬久次也逍遥無事

之至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賦也軸亦地名陶陶自得之貌左後軍右前軍也旋

迴抽拔也自彭而消自消而軸時更久矣止馳駟介

不建二矛無鬬志矣翺翔逍遥之態忽而變焉左軍

旋車而欲返右軍抽隊以潛遁中軍高克所自將作

為好言以鎮撫之而亦不能固其志也有潰而已於

是乎左右之將返國而中軍之將出奔矣惡一人而

棄三軍謀之不臧未有甚於斯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胡安國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其所制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不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之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舍處渝變也言羔裘潤澤而毛順且美令之服此裘者能順其命而安處不變亦如裘之直且侯也命有二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舍而不渝者當其處常則安於所受之理而不渝其志及其處變則安於所定之數而不渝所守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袖也司主也言豹之為獸甚武而有力令之服豹飾者強毅不屈能主一國之直道亦如豹之武有力也直而云司者以直為其職也人之賢否必直言之不使用舍有未當以激揚為已任也事之是非必直行之不使措置有失宜以匡正為已責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明也英裘縫也以素組英裘之縫左右兩組中壓一組故曰三英裘黑而英白故粲也彥美士

也言裘之三英粲然光明令之服是裘者能主邦之直道故為邦之美士如三英之粲然可觀也必司直而後為邦之彥者直道而言乃上有裨於君德能為邦家之光也直道而行乃下有益於民生能造邦家之福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美大夫也天下之大夫多矣而不能為邦之彥者以其不直也人生本直而至於不直者

以其渝也謂直道而行恐其得禍故渝而不直以求福也而不知禍福皆命也直而禍不直而福命也直而不禍不直而不福亦命也君子知命之宜安也故居易以俟之不渝其直而未嘗不得福是内外兩得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安也故行險以僥倖徒渝其直而未嘗不得禍是内外兩失之也是故舍命而後能司直常伸之氣節從淡定出也司直而後為邦彥葢世之

勲名由節義生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賦也遵循摻攬袪袖寁遽絶也故舊也君子去國國人留之循大路而執其袪曰子無我惡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絶也嚴粲曰言故舊以先君之義諷之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䰢兮不寁好也

賦也䰢與醜同范處義曰既摻其袪又執其手以期君子之必留既陳故舊之情又陳昔日之好以期君

子之必聽非愛君憂國安能如是哉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蓋緇衣之養賢久矣莊公不承權輿君子原有可去之道而國人之留之者以爲君子亦有可留之道也醴酒不設穆生不起申公白生强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漢之後主難與有爲而武侯鞠躬盡瘁曰追維先帝之殊

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夫父祖尊賢養士亦欲以貽子孫一不合而即去所謂國士之報安在故國君於賢誠不可不愛惜保護毋令解體而君子於去就之際亦當權其輕重而審處之誼不可絶自宜仍留時苟可為自宜姑待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屈原雖放逐惓戀楚國繫心懐王不忘欲返君臣雖以義合亦各有性情焉當厚積其忠愛以求有濟不可執見幾之説槩以悻悻

而去為高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昧旦天將明也明星啓明也弋繳射鳧水鳥也

朱子曰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

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

賦也加中也宜烹調也朱子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

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凫鴈以歸則我當為

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

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樂而不淫可見

矣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招來之也順之從其言也意氣相投也好之愛其人也性情相契也雜佩觿燧箴管之類贈送問遺報答也朱子曰婦人又語其夫我苟知子之所招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葢不惟治其門内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以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盡婦道也家之興在於儆勤禮之實在於和敬德之修在於親賢雞鳴昧旦相儆戒也翺翔弋鴈男勤事也與子宜之女勤職也飲酒偕老能和樂也琴瑟靜好能敬謹也雜佩問報勸親賢也凡所以相其夫者無所不備矣雖桃夭之宜家何以加茲夫以衛風之淫而有雄雉之善言德行以鄭俗之靡而有雞鳴之和樂

靜好亦可知人性之善士女皆同而關雎麟趾

之化不擇地而皆可行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

賦也同車親迎也婚禮壻揖婦出門御車授綏是與

女同車也舜木槿也翺翔既至夫家下車而行也佩

玉瓊琚禮服也孟姜即同車之女未至夫家故稱女

既至故稱字婦之也都嫻雅也葢是時鄭俗猶行親

迎之禮而女子之于歸者美而且賢故詩人稱之以爲顏如舜華洵爲美矣而其禮儀之嫺雅則尤可敬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婦既升車壻御三周御者代之故不同車而同行也將將玉聲即所謂德音也記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抑之退

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佩玉將將則其有德可知矣故詩人稱之以為有此德音其撍當永懷而不忘不可徒悦其色而已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勸好德也女有婦德亦兼婦容而夫之於婦則不可色與德並重色與德並重久則重色而忘其德矣夫忘其德則婦不脩德而以色為媚上必以此荒於政下必以此荒於業非

細故也同車之詩雖顏如舜華而所不忘者專在德音能輕色而重德故聖人有取焉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游賦風雨取其既見君子也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其德音不忘也子柳賦籜兮取其倡予要女也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然則此詩之義亦可知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木名荷華芙蕖也子都禮儀嫺習者也狂放蕩也扶蘇荷華顔色可觀故以興子都也言山尚有扶蘇隰尚有荷華而朝廷之上不見子都而見狂且則是並無華國之士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橋與喬通松大木也游長而曲也龍紅草高丈餘子充德義充實者也狡奸詐也橋松游龍枝幹可

用故以興子充也不見子充而見狡童言並無棟梁之材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國無人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以為無人者非無人也有人而不用也以謹飭者為拘迂以蕩佚者為高曠是以狂為都也於是乎不見子都而見狂且矣以忠信者為無能以奸偽者為有用是以狡為充也於是乎不見子

充而見狡童矣其始也有人而不用及乎習尚既成舉國皆為狂狡則欲用而果無人矣讀山有扶蘇之詩千古有同慨焉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比也落葉曰蘀吹隕之也叔伯同姓之稱鄭介晉楚之間楚常伐鄭而晉不能救鄭大夫欲晉之急已也故言蘀兮蘀兮風其吹女以喻楚風甚競不止吹鄭并吹晉也叔兮伯兮苟能倡大義以攘楚則鄭自從

而和之不止存鄭亦所以固晉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比也漂與飄同捲而去之甚於吹矣要成也久而不變深於和矣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勸晉急鄭也晉楚爭鄭無歲不勤諸侯左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則鄭望晉倡久矣蕭

魚會後不復叛晉倡予要女非虛言也夫救災恤患大國之職也待小國之請而後圖之惰其職矣聖人錄蘀兮憫鄭而責晉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狡童喻小人也小人有謀恐君子知之故不與言既不與言則君子不得進言矣故憂小人之蔽君至於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不與食不與共食祿也息寐也既不與食則君子不得預事矣故憂小人之誤國至於不能寐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小人用事也小人得志必去君子其不與言而不與食勢所必然也君子憂之者非好與小人言且食也夫此君子是嘗與其君言者也狡童不與言則君亦不與言矣是嘗食君之食者也狡童不與食則君亦不與食矣君子在位

國原可為一用狡童遂能使君德不明而賢人屏迹至於廢寢忘餐而末如何也狡童之為禍烈哉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且嘆辭晉楚爭鄭而鄭左右從無歲不被兵鄭人譏其謀之不臧也故賦此詩以為不守信義而輕於向背此如人之與人交者思則

從之不思則背之是狂童之狂耳豈足以謀國哉
子惠思我褰裳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
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士人之佳者也重言狂童之狂深
嘆之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刺無信也春秋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子
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

駟曰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遂從楚九年晉伐鄭又從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從之十年晉又伐鄭十一年楚又伐鄭晉又伐鄭故鄭人賦褰裳以為謀國者如狂童之狂也昭公十有六年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晉必急鄭

不敢使鄭復從楚也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不鑒前人之狂惑後人未必能有終也然則此詩之義宣子言之詳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豐美也巷門外也鄭人悔不從晉故託為婦人之詞言男子親迎車已在巷而悔已之不送也以比晉人爭鄭兵已在道而悔已之不從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比也昌壯盛也堂庭内也言男子親迎人已在堂而悔已之不將也以比晉人伐鄭兵已在郊而悔已之不服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比也衣裳錦褧嫁服也叔伯男子之字也言嫁服已備叔伯一來則從行矣以比賦幣已具晉君一來則迎服矣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比也與行從之也與歸則永不叛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思從晉也鄭成公以楚子之集矢於其目也
故終身不背楚成公卒後鄭兩屬焉亳城之盟
鄭貳於楚蕭魚會後永服於晉悔不將送而駕
與行歸非虛言也聖人錄之者美反正也夫晉
楚匹也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然而晉奉正朔是

為王臣且諸姬也楚僭王號自狄之矣是晉者王之懿親而楚則王之叛臣也順逆既判賞罰自分是故從晉則為睦親王之所賞也從楚則為黨叛王之所誅也此文武周公之法孔子不敢易焉詩録丰而春秋美蕭魚勸從晉也正所以勸尊王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除地為町曰墠圃畦也陂者曰阪畦稜也茹藘

茜草可以染絳圃者之所種也賢人不仕而隱於圃在東門之外除地為墠植茜於阪而作室其中詩人知其賢也故賦而嘆之以為室在東門雖若甚邇而其人則意致甚遠可望而不可即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栗表道樹也在圃之外踐行列整齊之貌君子隱居必修内行有踐家室如洒掃庭内琴瑟靜好之類覺其整齊嚴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豈不常思

相見無如其遁於邱園不肯來我即也所謂足跡不入城市者與漢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而不得銘其崖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室邇人遐實勞我心語意與此相類然則此詩之為思賢有徵矣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思隱士也凡絶人以為高者内不足也離世以為隱者守不固也有道之士不有其才而亦忘其遇故混迹於稼圃樵漁之中而超

心於功名爵禄之外以邇為遠乃真遠也墠中之人所謂隱不違親真不絶俗者乎推之不去招之不來何行之髙也夫觀其家室之有踐非果於忘世者顧世不能用而其人乃自此遠矣豈不惜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比也淒淒寒涼也喈喈和暢也夷平也風雨自涼雞聲自暢以比君子居亂世不改其和平之度也如此

則可轉亂以為治故國人思之以為果得見此君子
則憂亂之心何為而不平乎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比也瀟瀟風雨聲雜也膠膠羣雞聲應也瘳愈也風
雨相雜雞聲相應以比君子居亂世不改其應求之
素也如此則可得人以共治故國人思之以為果得
見此君子則憂亂之疾何為而不愈乎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比也如晦風雨甚也不已雞聲續也雞以將旦故鳴如晦則恐疑為不旦而止其鳴也而雞鳴不已以比君子居亂世不已其求治之心也如此則人之憂不夷而不已人之疾不瘳而不已天下永被君子之澤如之何而能不喜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風雨思君子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天心未有不厭亂者也民心未有不思治者

也患有治世之才者或隨俗而易其守或臨難而變其節則以亂易亂而亂無時已矣故思君子之不改其度也然君子不改矣或有時而立於朝或有時而隱於野既隱於野則人無由見焉故操用人之柄者必使天下之人皆得見君子既得見之夫而後喜可知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衿領也毛傳曰青衿學子之所服是也嗣續音

問也學校廢壞師儒不安其職而去閔其弟子之失學而賦此也言青青子衿猶如在目悠悠我心靡日不思縱我不往視子子寧可不時通音問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佩綬也毛傳曰士佩青組綬是也言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縱我不往而教子子寧可不來而求教乎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浮也達放曠也城闕城上之闕登高眺望

之所也士離師而失學習為輕薄而荒於嬉遊此人才風俗之所關故中心憂之一日不見有如三月之久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是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毁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
仁吾不信也道之不明久矣鄭之執政前乎子
產後乎子產者皆未必仁也則學校之廢有由
然矣夫鄭非無事之國也需才豈不孔亟乃日
搶攘於干戈會盟之間而以學校為緩圖至使
師儒退而獨處士子散而嬉遊天地之生才有
數壞之於平日而欲用之於一旦將安從得之
一日不見而如三月豈直師弟朋友之相思哉

以為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興人材不可一日而不育敎化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興也激揚之水不可流束楚以興他人之言不可間兄弟也迋與誑同言兄弟一本之親也不幸鮮少惟予與汝猶一人也慎不可以人言間之夫人之間之者必謂彼之親汝勝於兄弟此必無之理非愛汝實

誑汝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惟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惟予二人痛詞也止有二人若不相親則一身之外更無人矣人實不信謂迋汝之言彼原不信汝不可遽信也姚舜牧曰迋是一時之妄言不信是其平素之不誠推極於平素甚言其不可信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勸睦也夫人之兄弟未有生而不睦者也當其少也食則同案坐則同席不能不相親也及其長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不能不漸疎也嗜好日多淫朋誘引兄弟規戒反成嫌隙於是内有妻子之浸潤外有朋友之萋菲人言滿耳而兄弟參商矣故欲睦兄弟必先不信人言夫舍己從人古有明訓而謂人言必不可信者非臆說也夫人而至於離間人之兄弟此其無

良喪心豈尚有可信之言哉是故人言無準以理為準但勸兄弟使相睦者必其信而非迋者也但間兄弟使相離者必其迋而不信者也情雖難測理有可推以理詳情百不失一聖人之不逆億而先覺用此道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賦也如雲美且多也縞白色綦蒼色巾頭巾也縞衣

綦巾女服之貧陋者員助也正月之詩曰員于爾輻是也此賢人自樂其室家也言出其東門有女甚多而我思不存焉夫縞衣綦巾我自有妻采蘋蘩而主中饋内助既有人矣又何慕乎人之女之多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闉城曲闍城臺也荼茅華如荼美而秀也茹藘可以染絳裳色也娛樂也言出其闉闍有女甚美而

我思亦不存焉夫縞衣茹藘我妻雖陋侍巾櫛而御琴瑟與娛其亦可矣又何慕乎人之女之美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閔時俗之淫亂而作此詩也夫人之思淫由於多欲一夫一婦庶人之職而或以為少也裙布釵荊貧家之常而或以為陋也思其多而且美故淫心生焉思而不得徒亂其心思而得之遂敗其行無一可也夫

樂不在於境而在於心心以為足隨境皆足以為不足無時能足矣能守分而安貧亦何入而不得樂我員而與之娛心以為可則信乎其可也故曰禍莫大於多欲福莫大於知止三復出其東門之詩所以造生民之福者無窮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比也蔓延也漙露珠也清揚目清而眉揚也婉和也

邂逅不期而遇也適遂也野草蔓延由被零露以比
民生蕃滋由被膏澤也清揚以比人之明婉以比人
之順明則能察民之隱順則能給民之求此膏澤所
由下於民也邂逅相遇而適我願以比人君得遇此
人則求賢之願遂而養民之願亦遂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比也瀼瀼露多貌如語辭臧善也婉如清揚謂順而

且明也不明則惠不能遍故明重於順也偕臧謂人君得遂其養民之願而賢人亦得遂其行道之願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並受福者偕臧之謂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賢也養民者君之職而非得賢人則澤不下流易屯之五曰屯其膏言五為坎體本有膏澤以六二不字承宣無人雖有膏而屯也故賢人者民之命也求賢而欲其邂逅非

簡其禮也夫賢人難得也茍知賢之所在自不難徵聘之加顧或求之而不得或招之而不至古來英賢之遇合往往失之意中而得之意外執一格以求之則所遇者僅矣故必無時不思有美無地不加物色夫而後耕耘樵漁之内班荊傾葢之間莫不有所遇也然則所謂邂逅相遇者正其惠民之心無已偕臧之念甚切豈素不加意而徒聽之適然之數哉昔鄭伯享趙文

子于垂隴子太叔賦此文子曰吾子之惠也取其有志於零露也鄭七子餞韓宣子于郊子齹賦此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取其有志於偕臧也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郯傾蓋而語贈以束帛子路曰士不中道相見子曰詩不云乎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吾於是而不贈則終身不之見也教其留意於邂逅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徃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也渙渙冰解而水盛也蕑蘭也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朱子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徃觀乎士曰吾既徃矣女復要之曰且徃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寛大而可樂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為贈也黄一正曰水上祓除古今有之但鄭之士女

於此相要戲謔為風俗淫亂耳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也瀏清貌殷衆也將猶相也冰初泮則水尚濁久則清矣蘭未盛則士女少久則衆矣黄佐曰俗荒於遊淫奔所由起也相夸詡而不知恥則慆淫之漸染深且久矣張彩曰篇内士曰女曰皆旁觀者聞而述

之之詞所謂直書其事而醜態自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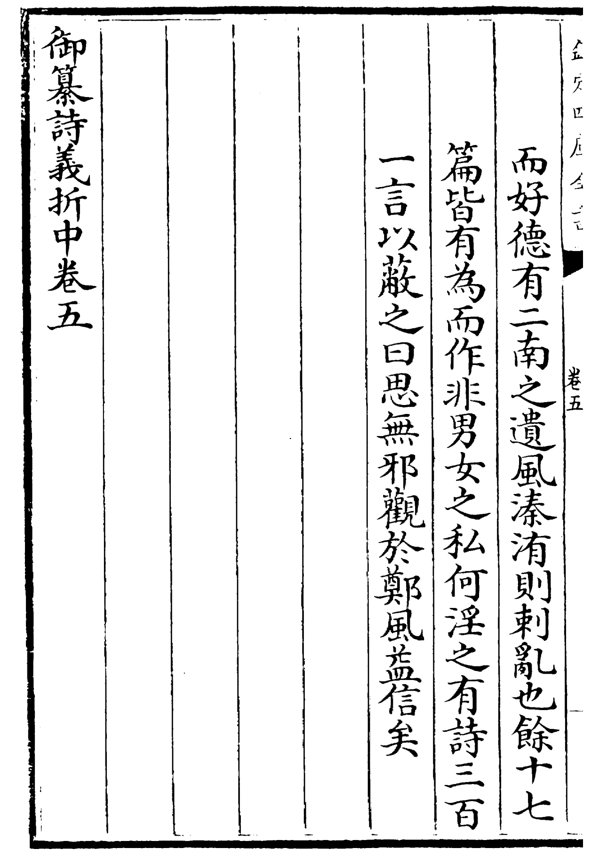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溱洧刺亂也士女冶遊習為淫亂也鄭之立國也新桓武之初緇衣好賢羔裘司直故雞鳴之琴瑟靜好同車之德音不忘庶幾哉二南之遺風也迨其後也狂且狡童接踵在位學校不修子衿挑達於是乎風俗壞而溱洧賦與衛之桑中同矣彼則要之送之公然以之告於

人此則謔之贈之詡然以之誇於衆蓋恥心既亡非政刑所能止也故桑中之後而衛中絶溱洧之後而鄭遂衰書曰徳惟治否徳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治亂之迹詩既詳言之矣後之人慎所與同焉可也

鄭風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孔子曰鄭聲淫蓋謂其樂之聲調非謂詩也鄭詩二十一篇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出其東門貞



而好德有二南之遺風溱洧則刺亂也餘十七篇皆有為而作非男女之私何淫之有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觀於鄭風益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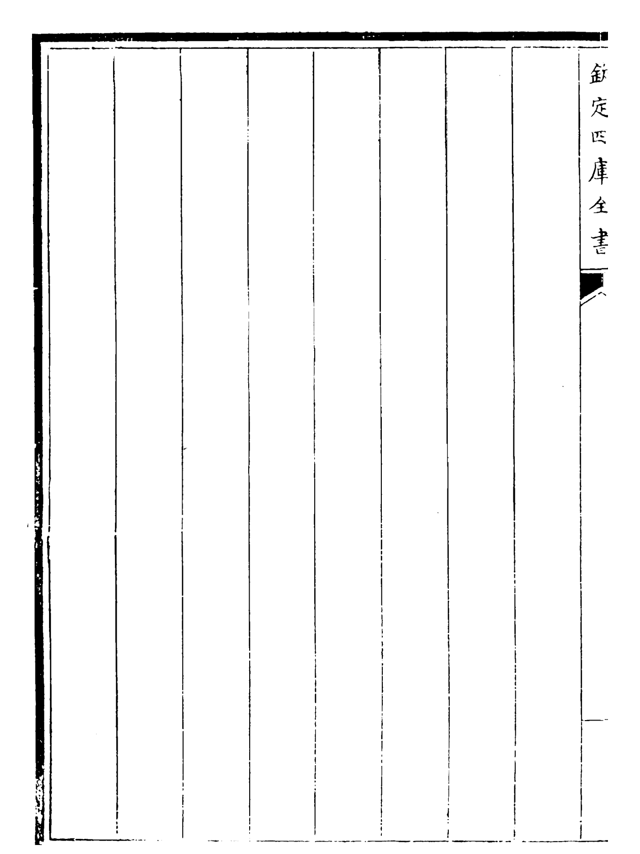
御纂詩義折中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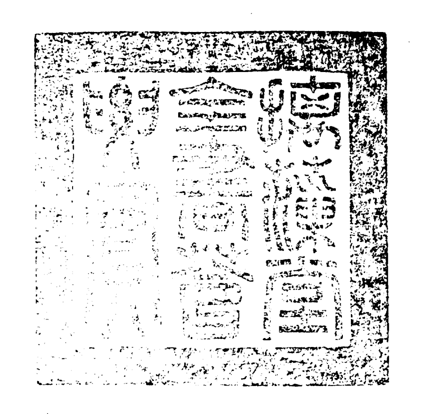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十一頁後五行故作此詩刋本此訛北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三行左後軍右前軍也左訛在今改

第四十四頁前五行子衿刺學校廢也刋本衿訛矜今改

後六行天地之生才有數刋本地訛也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檢討臣盧應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